

續
後
漢
書
六





書 漢 後 續

(六)

撰 經 郝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曹丕文帝

謹按曹丕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高帝除秦苛虐。獨楚暴疾。恢張雄圖。鋪釋遠略。創業垂統。文景共儉。專務德化。愛養滋殖。與天下休

息。孝武拓大國勢。孝宣綜核政理。世祖中興。戡定偽亂。賓延儒雅。崇尚經術。獎厲風節。孝明孝章。增賁潤

色。臨雍拜老。橫經問道。原注。後漢書。中元元年。始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依日月。備法

享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濟濟洋洋。幾于三代。漢德于是極矣。然其亂本亦始高帝。不學

無術。用秦亂制。遂廢三代禮樂。雖規模闊大。而綱紀不正。帷薄之間。乃有人疏。母后外戚。幾危劉氏。原注

書。呂后。馮殺趙王如意。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去耳。飲瘡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後殺趙王友。共王恢。燕王建等。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孫為趙王。又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

為相國。居南軍。欲為亂。太尉周勃等誅之。孝武游宴後庭。而宦人始與政。原注。後漢書。孝武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或請奏樂事。多以宦人主之。于是三蠹為漢國

疾。原注。三蠹。謂母后。疾。外戚。宦官也。呂霍上官。終為王氏。而恭顯遂殺鴻儒大臣。原注。漢書。恭顯皆坐法腐刑。為中黃門

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

帝即位。詔殺前將軍蕭望之、太中大夫張猛、待詔賈捐之、郎令蘇邈、公卿以下畏之。重足一迹。至于東京。稱制者六后。擅國者五族。原注。後漢書。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孫程、曹節、侯覽、張讓。廢立太子。賊殺公卿。禁錮名士。思何太后也。五族。竇憲、閻顯、梁冀、竇武、何進也。

皆三代所未有而甚于亡秦。漢之亂亦極矣。德不復而亂日滋。至于屍何進。滅宦官。召董卓。潰疣斷命。而漢遂亡。獻帝以枯枿餘燼。流漂而東。爲操所挾。以爲盜資。芟夷殘滅。二十餘年。轉而爲魏。隱畀之丕。然而遺澤之所漸漬。寬政之所覆冒。仁心之所維繫。皇威之所披偃。株枝連緜。未能卒斬。故傑將義士。猶歛復漢于既亡。雲從景附于遐孤。遺胄是以大統復業于昭烈皇帝。丕特負脏祛篋之盜。操死而直取自爲可也。乃從容禪讓。自以爲舜禹復出。其自欺也甚矣。且輕薄佻靡。未除貴驕公子之習。不矜細行。墜敗禮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亂亡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謂爲土龍芻狗宜哉。

贊曰。臣篡君廢。父竊子奪。驕淫矜夸。熹姦賈惡。斐斐諛伎。沾沾淺識。露根無基。甫得已失。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四

魏

曹叡明帝 曹芳齊王

謹案曹叡曹芳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曹丕一時偽定享國日淺而叡承之叨據中夏漢人來討吳兵亟至殆無寧歲正君臣吁食之秋乃

遽為秦皇漢武之事罷民以逞至使公卿百官負土雖姿度英發有帝王之槩魯昭之童心殆未除也原注

左氏傳。襄公薨。立齊歸之子公子稠。比葬。三易衰。衰。莊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秦人佳兵血流海內而呂政亂其允原注。史記。秦安國君子

楚質子趙。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入秦說華陽夫人。使言于昭王。約以子楚為太子。呂不韋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生子政。子楚立。是為莊襄王。子政。即始皇也。楚人僭王

馮陵諸夏而幽王祝其宗原注。史記。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女弟于春申君。知有身。進之楚王。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楚幽王。操以夏侯曹氏莫能審其

生出本末劫遷弑逆隱謀篡漢僅一再傳而芳亦莫知其所由來遽錯其統于是知有天道叡忍死待懿

面命手攜自以為昭烈而謂懿為孔明誠則誠矣舉家貲而託之盜其明不足稱也嗚呼欺孤而亡于託

孤孤其可欺哉

贊曰。知臨天權。威赫電斷。明乃未融。崇侈荏亂。被魄託懿。豈爲無天。忍死召賊。昭昭好還。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髦高貴鄉公 曹奐陳留王

謹案曹髦曹奐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魏自司馬懿得政族曹爽斥齊王大福已去天之所廢而髦欲興之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而死也。注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免知鼎命已移垂拱仰成永終天祿。甘于亡滅。孝獻之流爾。屯之九五曰。小貞吉。大貞凶。髦之謂也。豫之六五曰。貞疾恆不死。悔亡。免之謂也。

贊曰昏童篡統。大盜移國。酷甚漢季。可以徵德。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上

列傳第二十六上

魏家人

義例曰。帝統在漢。故魏吳不得稱爲后妃。取歐陽修五代史例。與其諸子總爲家人傳。

曹操卞夫人

武宣皇后

曹丕甄后

文昭皇后

郭后

文德皇后

曹叡毛后

明悼皇后

郭后

明元皇后

卞后瑯琊開陽人。曹丕之母也。本倡家。生齊郡白亭。原注。魏書。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黃氣滿室。終日父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貴徵也。年二十。操于譙納爲妾。後隨操至雒陽。董卓之亂。操微服避難。袁術傳操凶問。操左右在雒者皆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止。操聞而善之。建安初年。丁夫人廢。遂以後爲繼室。諸子無母者。操皆令養之。初。操有丁夫人。又劉夫人。有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卒。丁養子修。子修亡于穰。丁常言殺我兒。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操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操就見之。丁方織。外云公至。踞機如故。操撫其背曰。願我共載歸乎。不願又不應。操卻行立于戶外。復云。得毋尙可邪。遂不應。操曰。真訣矣。遂與絕。使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又有子修。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操出行。常使人餽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

迎送皆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操殯葬，未許。及操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于心未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乃葬許城南。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操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取，后取其中者，操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不為太子。左右長御賀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爾。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是最為難。二十四年，立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滅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操卒，丕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篡代，尊曰皇太后，稱永壽宮。原注：魏書。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賂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作如是。汝還謂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裴松之曰：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誠而更愈明，以問周宜。宜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聞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往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習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德故也。吾事武帝四十五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其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乘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宴，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餘如此。丕欲追封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遠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丕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曹叡立，尊后曰太皇太后。泰和四年春，始追諡后祖父，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

皆贈印綬。其年六月后卒。議案。魏志明帝紀作六月。與此合。下后傳作五月者誤。七月合葬高陵。議案。魏志此下有后弟秉諸人事跡。今此無之。而目錄亦無附傳人名。與漢后紀傳吳家人傳義例不合。疑係大典脫誤。

甄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之後。曹叡之母也。世吏二千石家。父逸。上蔡令。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

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始生家中。彷彿見人持玉衣覆其上。后三歲。逸卒。號慕如成人。相者劉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原注。魏書。后自少入宮。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關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觀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為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

誠。不知書。何由見之。時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后家大有儲穀。頗以穀易之。后年十餘歲。白

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近左皆饑乏。議案。近左今志作左右。不如以穀振給。廣恩惠也。舉

家稱善。即從后言。原注。魏略。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撫養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應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鄴城破。曹丕先

入袁尚府。后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丕問之。劉言男熙妻也。顧孽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丕去。劉

謂后曰。不憂死矣。丕遂納之。有寵。生叡。及東鄉公主。原注。魏略。熙出幽州。后留待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

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色頗非凡。稱歎之。太祖

聞其意。遂為迎取。魏書。后寵愈隆。而矜自抱恨。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宴會。常勸帝言。嘗責

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許。爾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于帝曰。任氏

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爾急。不納。前發盆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

命。死無恨。帝遂遣之。帝曰。任性爾急。不納。前發盆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

散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議。下受專寵之譏。願重書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鄠。時武宣皇后體少不安。后不得定省。遂病。晝夜泣涕。左右驟以藥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輒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爾。遂愈。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鄠。后初武宣皇后。望輜塵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爾。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曰。此其意也。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鄠。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觀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愛。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夏六月。丕南征。后留鄠。黃初

元年冬十月。丕篡代。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丕。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丕大怒。二年六

月。遣使賜死。葬于鄠。原注。魏書。有司奏建長秋宮帝。屬書迎后詣行在。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享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典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選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當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願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臾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遽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鄠。帝哀痛吞嗟。策贈皇后號。裴松之曰。春秋之義。內大惡降。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書。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顯降虛文。乃至于是。異乎所聞于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諸后。皆難以實論。陳氏則海。良有以也。子叡立。

有司奏請追諡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遠離般愛。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肖。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尙也。案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

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子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

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遂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祀于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千戶。追封逸諡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叡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于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卒。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追諡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人侵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卒。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監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如故。封儼妻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妻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繫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自。又曰。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子有虞。然崇宏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

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于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叙思念舅氏不已，暢尙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叙親臨之。又于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卒，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叙愛女淑卒，追封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憲為之後，承甄氏姓，封為平原侯。襲公主爵。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暢弟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憲等皆后族。溫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泰始元年，晉武帝篡代，加溫位特進。

郭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原注：魏書。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靈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于銅鞮侯家。曹操為魏

公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有獻納，丕定為嗣。后有謀焉，及即王位，后為夫人。既篡代，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

之寵也。黃初三年，丕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

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媿，並以賢明。流芳上世。」原注：史記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昌意。皆有天下。堯以二

女嬃皇女英，嬃身于媿消。桀奔南巢，禍階妹喜，射以炮烙，怡悅妲己。原注：國語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淮兩子，馮敷桀于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列

女傳。劉嬃姐已青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姐已笑。名曰炮烙之刑。

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

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蠶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丕不從。遂立爲后。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原注。詩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卽尊位。雖有異寵。

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不言其本末。丕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強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娶妾。后止之。遂敕諸姻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取禍。可不慎乎。五年。丕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丕後復東征。至廣陵。后留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曹叡立。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

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追諡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后止之曰。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初甄后臨沒。以劄屬李夫人。而不令后養之。劄既立。李夫人嘗告劄以甄后之死。皆后譖殺之。及殯。令披髮覆面。以糠塞口。而立為皇后。劄哀恨流涕。數泣問甄后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之。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仇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劄怒。逼責之。青龍三年春。后以憂暴卒于許昌。敕殯者皆如甄后故事。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陵。

原注。魏書載哀策曰。惟青龍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劄。親奉冊祖載。遂親追奠。叩心躡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鑿。就黃壤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受多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榮榮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忘。嗚呼哀哉。謹案。魏志。葬首陽西下有帝進表爵為親澤侯。至子劄嗣一百餘字。今此無之。恐係大典脫漏。

曹叡毛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叡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叡為王。納河內虞氏為妃。既即位。虞氏不得為后。卜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必不能以令終。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遂緦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叡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

甚蚩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靈。故王化于闕維。致淳風于咸庶。及皆是物也。魏自武王。豐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綿兮綏兮。漑其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卒。

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及叡幸郭后。后寵日弛。景初元年。叡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后曰。宜延皇后。叡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叡見后。后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洩之。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感陵。遷會散騎

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郭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沒入宮。叡立。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叡疾困。立爲皇后。曹芳立。尊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后母杜爲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原注。魏略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

侯。建兄德出養甄氏。德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掌宿衛。值三主弱幼。司馬氏專政。與奪大事。皆先咨于后。而後行。毋丘儉鍾會等之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卒。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泰始中建卒。子緞嗣。爲給事中。原注。陳志。后紀傳序。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室用照。廢典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從。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水鑒矣。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豐往易軌。于斯爲美。追觀陳軍之議。機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原注。陳志。后紀傳序。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室用照。廢典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從。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水鑒矣。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豐往易軌。于斯爲美。追觀陳軍之議。機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原注。陳志。后紀傳序。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室用照。廢典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從。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水鑒矣。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豐往易軌。于斯爲美。追觀陳軍之議。機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曠曰。魏內官之制。皆因漢舊。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曹操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曹丕增貴嬪。淑媛。修容。順成。良人。曹叡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曹丕篡代。創漢母后之禍。著令羣臣不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其意亦美矣。然而不教皆惑紫色之譏。使綠衣上僭。而殺嫡后。而失家則。及司馬氏篡竊。放弑三君。皆令母后處可下詔行事。卒移其國。又甚二漢之季矣。

贊曰。牝雞當陽。漢家以索。魏氏創時。壹閑申約。躬弗蹈道。廢甄登郭。琴瑟更張。貞風遂薄。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中

列傳第二十六中

曹操三子

曹彰 任城威王

曹植 陳思王

曹熊 蒼梧王

曹操卞后四子。丕、彰、植、熊。

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操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信。罰必行。操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二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操誡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原注。魏志注。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郡。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

可深進。違命輕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丕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操在漢中。昭烈駐兵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大罵曰。賣履舍兒。乃使假子拒汝公乎。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到長安。而操已從漢中還。彰見操。如不言。歸功諸將。操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彰鬚黃。故操稱之。操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操至雒陽。得疾。驛召彰。未至。操卒。既至。問先王靈綬所在。因謂臨淄侯植曰。先王召我。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丕立。詔曰。先王之道。庸助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成家。故能蕃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與諸侯皆就國。彰自以見任于操。且有功。冀遂見授任。而隨例就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丕以鄴陵塔薄。使治中牟。丕既篡代。因封彰中牟。其後不如許昌。北州諸侯畏彰剛嚴。過中牟不敢輒止。皆速去。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雒陽。不即得見。忿恚。暴卒于邸。諡曰威。

原注。魏志注。魏氏春秋曰。初彰問靈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謹案。世說曰。魏文

帝思弟任城王驥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棋。並噉棗。文帝以棗置諸棗中。自還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噉。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棗。太后從跪。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今觀魏氏春秋云。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安有圍棋進棗之事。且太后從跪。亦非情事。世說之語。恐不足據也。

至葬。賜鸞輅。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

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原注裴松之曰。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魏志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麗。足以自通後業。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播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與。魚豢曰。諺言賢不學儉。卑不學讓。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楷等在于囑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尙無所至。至于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予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原注陰淡魏記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顯得而獲逞。揚仁化于宇內兮。燕肅恭于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于東皇。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操伐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而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三十三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

繡操登臺見之。以遠制命。還家賜死。操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私出關。司馬門來。吾都不信。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開司馬門來。吾都不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諸案。爾府元龜。謂較順。誰為心腹也。操既慮始終之變。以

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原注。魏志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祿秩辨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

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守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淮侯植以才捷受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祖豐采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靈龜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詞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讀曹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查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割斷。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疵利病。昔田巴毀五帝。踰三王。嘗五伯。于覆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蕙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壘覆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轍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恩。未易輕棄也。詞賦小道。固未足以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錫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助。翰墨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采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特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修答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獨受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韻不足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城。徐劉之顯青瑳。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香覽。何惶駭于高調哉。伏惟君侯。少長實盛。體且發之實。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意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觀而

拭目。聽者傾首而贊耳。非夫體流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機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講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哈如此矣。是以對聽而辭。作書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情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偶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空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雁羣素所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陳歌謠而已。敢忘惠施以泰莊氏。季緒項項。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璽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說王璽劍也。璽今焉在。及召見之。賜璽。擊陳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爽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裴松之曰。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與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車出魯連子。亦見臯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籠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子太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籠受網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淩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處事。有關於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答。是疑焉。修與賈逵王淩並爲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不還。修先成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屬死。修子。蓋子準。皆知名于晉世。蓋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管之任。早準。準字始立。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遺遣卒歲而已。成郡王知準不治。驗以其爲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案。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字國彥。字士彥。並爲錢山之後。準與裴頠樂廣善。遺往見之。頤性去方。愛嬌之有高韻。謂準曰。嬌當及癩。然髮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魁之有神檢。準自及癩。然髮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爲嬌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實得傳。傳云。二十四年曹仁爲忠義所圍。操以植爲囑似準而疎。幅弟後。字憲彥。最清出。囑髮皆爲二千石。後大傳云。

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教戒不欲植飲酒倡而醉之植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罷之丕立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王並就國黃初二年置國諸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

司請治罪。不以卞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丕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骨肉之親乎。其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

謹案。陳思王集。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欲朝夕諷詠。以自警省。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雒陽。未到。自念有過當謝。乃留從官關東。單身微行。欲入見清河長公主。因主謝而關吏以聞。丕使人逆之。不得見。卞后以爲自殺。對丕泣。會植科頭負斧鑕。徒跣詣闕下。卞后乃喜。及見丕。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卞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明日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遘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首。其一曰。謹案。集作賁射詩。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旂所拂。九土披攘。元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萬邦旣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蕃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斂。濟濟雋乂。我躬我輔。伊予小子。特寵驕盈。舉掛時網。動亂國經。作屏作藩。先軌是隳。赦我皇

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真于野。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篇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遠彼執

憲。哀予小子。改封竟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榮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

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元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

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

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議案。性命。文選作生命。選志作性命。與此合。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

毫釐。微功自贖。危軀受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

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議案。集作應詔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

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餒糲

飢。不追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元駟謫謫。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

綠山之隈。遵彼河澚。黃阪是堵。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嶠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

指日。遣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

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丕嘉其辭。義優詔答之。是時待遇諸國。法峻既朝。遣歸任城。王彰暴卒。植

既懷友愛之痛。欲與白馬王彪俱還。同路東歸。以敝隔閭。監國使者不聽。奏二王歸藩。道路宜異。植發憤

告別。贈彪詩曰。謁帝承明廡。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雒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

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零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遠絕無

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元以黃。元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謹案。難進志注作何念。此據文選。親愛

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鷓鴣鳴衡輓。豺狼當路衢。蒼蠅兼白黑。讒巧令謹案。志注作反。親疎。欲還絕無

踐。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何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

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喬林。翩翩屬羽翼。謹案。歸鳥二句。志注移在孤獸二句後。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將何爲。天命

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

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人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

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謹案。志注脫此二句。文選本與此合。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放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六年丕東征。還過雍丘寓

植宮。令植作詩。不憐之。增戶五百。原注。世說魏文帝嘗令陳思王曹植七步成詩。如不成。行大法。卽應聲曰。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感而釋之。曹叡

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嘗自憤怒。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聞士之生世。入則事

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夫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

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原注。左氏傳。魏仲納叔。王季之穆也。爲王瘠士。助在盟府。且夷不讓燕魯之封。

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謹按。授文選作受。爵

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上慙元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

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原注。後漢書。耿弇討張步。陳後請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常擊牛酹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乃出戰。自旦及昏。大破之。故車右伏劍于

鳴。殷雍門劍首于齊境。原注。殷亮。魏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鐃之聲未聞。矢石未交。是兵未接。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還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能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痲之禮。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

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

係軍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纆。纆其王羈致北闕。原注。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軍于之

續後漢書 卷二十九中

頭而制其命。南越與漢和親。乃遣將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屬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

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

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追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

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

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任。必

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誠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

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

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

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

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

雖屠裂。而功銘于鼎鍾。名稱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

用秦魯以成其功。原注。謂孟明曹沫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原注。既苑。楚莊王賜軍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

節。晉不取也。乃命羣臣皆絕纓。盡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王。呂氏春秋。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見野人方食于岐山之陽。公笑曰。食馬肉不飲酒。恐傷汝也。賜酒獨飲而去。韓之戰。食馬者三百餘人。屬于車

下。遂大克。晉獲惠公以歸。趙當作秦。或謂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秦亦謂之趙。曲說也。譚案。裴松之注云。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秦字。此駁其說。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

何人。以堪長久。誠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聲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則

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原注。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阪

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自痛者也。夫

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原注。秦園部

耶。趙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贊于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立見而已也。遂與偕如楚。卒定從約。卻秦軍於郢下。

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千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

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植既上此表。知終不見用。復自訟曰。夫人貴生者。

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

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

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

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

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

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于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非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

子高諫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臣竊不願于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恩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懼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竚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爾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旣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尙之處屠

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元讓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原注：于齷角反。齷原注：側齷角反。近

步，邊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鼃鼃譁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變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原注：史記樂毅亡走趙，遣燕惠王書，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廉頗奔魏。楚陰使人迎之，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闡

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據舒
 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神思臣
 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轡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于左右效命先驅畢
 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寸心仰高天而歎息爾屈平曰國有
 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在國原注左氏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鄆
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向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
貪以敗官為墨殺人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
奉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
 之中必有應斯之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惟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
 則連城數十約則享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
 臣原注史記始皇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曾誦法孔
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
陛下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
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
 能攝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
 趙魏非姬姓也原注史記田常弑簡公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卒常子與三晉通遂有齊國至太公和遷齊康公
于海上周安王立田和為齊侯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韓趙魏僅并范中行智氏閔

成烈王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其後
隨漢晉而三分其地。漢晉初公爲家人。

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

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
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
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是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
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
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
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
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尙不欺死
父。願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
必用己。懼魯之侮。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
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
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
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

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未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
穢。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駭鼠飲海。于朝萬無損益。于臣家
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尙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以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
年者。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
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竊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
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
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
送。旒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陛下旣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
危居獨立。無異于凡庶。若伯成欣于野耕。子終樂于灌園。原注。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
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
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願。劉向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
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百鎰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駟
。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駟。所安不過容膝。
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
多害。竊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
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纒釋絏。
追伯成子終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

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于世繩。維係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

安得蕩然肆志逍遙于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

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

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

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植又以前過事謹案。以前過事復減半。通志同。今本陳志重事字。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

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時年四十一。遣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歸焉之志。遂營為墓。子志

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篤籍不離于手。誠

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皆削除之。譔錄植前後所著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木根逝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木根逝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木根逝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木根逝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木根逝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木根逝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木根逝

國子博士帝嘗讀六代論問志曰卿先王作邪對曰先王手澤皆在臣所而無此論臣聞諸父兄乃臣族父問所作也以先王文高名著託以傳不朽爾帝曰朕固疑非卿先王筆美玉之與珉珠自易別也後潞祭酒及荀勗譖問齊王攸歸藩下太常議崇錫文物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宜令歸藩志恨其父睽闕于魏銜恨以沒感攸復被讒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其殆乎奏議曰伏惟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原注禮記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後雖五霸代興桓文誦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原注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周官九命作伯終於譎而不正驗于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常棣周公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強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義黃以來豈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纔得沒其身原注謂秦不封建子弟魏禁錮諸侯王也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謀之當深言雖輕思之宜重志備位儒臣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義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讖議當上以示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必將見責然百年之後自有良史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尙

不明吾心。況四海乎。有司奏免志官。以公還第。頃之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因毀瘠病卒。諡曰定。熊早卒。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卒。無子。國除。

議曰。予讀植求通親及陳情表。與贈白馬王彪詩。未嘗不為流涕也。親親之情。若此。其篤也。愛兄之道。若此。其盡也。雖為操所愛。不自矯飾。終無傲冀。使冢嗣不搖。而甘處藩服。及任城問璽。毅然責以袁氏事。則為弟之道亦盡也。夫豈能興難而不銜之。不置操死而身未冷。削奪其爵。趣使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儀

丁虞。嗚呼。仁人之子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不真寡恩哉。自是骨肉之禍。興為晉之甲

兵。原注。晉書。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瑋詔殺汝南王亮。賈后因殺瑋。永康元年。趙王倫誅賈后。逼帝禪位。永寧元年。齊王冏討倫誅之。太安元年。長沙王又殺冏。永興元年。東海王越殺又討成都王穎。幽之。卒。越復伐河間王容。南陽

王模。殺容。原注。南史。宋文帝殺其弟江夏王義康。魏穆以憂卒。宋之鼎鑊。裴子野曰。宋之鼎鑊。吁可畏哉。齊之香火。原注。南史。齊明帝忌高武子孫。欲盡除

行。遙光有足疾。上嘗令乘輿入。每與上屏人久語。上案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原注。隋書。煬

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唐之弓矢。原注。唐書。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至臨湖殿。秦

皆不啓之也。當太和之際。司馬懿得政。而天下望實歸之。植即言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而欲竟弗察。嗟乎。有一賢王而不用。畀之區區之爽。忍死待懿。以託昏童。而魏果亡。植之識慮。若此。其

志可哀已。隋王通云。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可謂知植矣。陳壽謂思王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遠防，終至攜隙。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豈知言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下

列傳第二十六下

曹操諸子

曹昂豐愨

曹鑠相廡

曹冲鄆哀

曹據彭城

曹宇燕

曹林沛種

曹衮中山

曹玃陽

曹峻陳留 恭王

曹矩范陽 閔王

曹幹趙

曹子上臨邑 瑯公

曹彪楚

曹子勤剛瑯

曹子乘穀城 瑯公

曹子整鄆戴 公

曹子京靈瑯 公

曹均樊安 公

曹子棘廣宗 瑯公

曹徽東平 靈王

曹茂樂陵 王

曹丕諸子

曹協贊哀 王

曹蕤北海 悼王

曹鑿東武陽 王

曹霖東海 定王

曹禮元城 哀王

曹邕鄆 王

曹貢清河 王

曹

儼廣平 哀王

曹操劉夫人生昂、鑠、環、夫人人生冲、據、宇、杜夫人生林、衮、秦夫人生玃、峻、尹夫人生矩、王昭儀生幹、孫姬生子上、彪、子勤、李姬生子乘、子整、子京、周姬生均、劉姬生子棘、宋姬生徽、趙姬生茂、凡二十一子。昂、庶長也。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操南征。為張繡所殺。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愨。王。嘉平六年。以樊安公均子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卒。諡曰

恭王子康嗣

鑠早卒。太和三年，追封諡曰相。殤王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卒。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卒。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冲字倉舒，少聰察。五六歲，智意若成人。孫權致巨象，欲知其斤重，羣下莫能對。冲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即施行焉。講案：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望形而舞不止。

死。遂至。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操鞍革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之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于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操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操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革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革懸柱乎？」一無所問，其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原注

書：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視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觀姿美，有殊于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以容觀姿美一類之言而分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操

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操親為請命及亡，哀甚，丕寬喻操。操曰：「此我不幸，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謹案：陳思王集有倉舒誄。

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原注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

哀侯。又追加號為公。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于爾躬，俾聰哲之

才成于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于中。尙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不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並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尙方作禁物。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尙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于前。勸誦不輟于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爾。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

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戒。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曹叡少與字同止。常愛異之。及立。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叡疾篤。拜字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字深固讓。劉放等因譖間之。叡意亦變。遂免字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字之子。入繼大宗。

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郵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卒。諡曰穆。子緯嗣。原注：裴松之曰：案稽氏譜：裴康妻。林

子之女也。

袁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善讀書。文學左右恐損精力。數諫止之。不從。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袁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袁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也。遂共表稱陳袁美。袁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爾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顯頌。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後漢書。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

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

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

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

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

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叡嘉

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

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

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

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

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汝宜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

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

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此亦謂大罪惡爾。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闔闈之外，受教于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卒，諡曰恭。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學與之侔。蘇案：陳志無學字，此有學字，較明晰。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卒，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卒，無子。曹丕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卒，諡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卒，諡曰恭。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矩，早卒，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卒，諡曰原。子焜嗣。

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宏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爲

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本陳氏子。幹生而陳卒。王夫人有寵。子操令母幹五歲而操卒。遺令不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且不之立。王夫人有力焉。故親待隆于兄弟。常呼丕爲阿翁。丕曰：「我汝兄爾。」丕愍其意，每爲流涕。

知彪大幹二十歲。

及丕臨卒，復有遺詔屬叡。丕卒，是以叡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

原注：裴松之曰：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

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義，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爾。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令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寡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子。上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臨邑殤公。無後。

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

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謹案。陳思王集。白馬王彪詩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都。會節氣

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闕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難。而作詩云云。又考任城王彰

傳曰。四年朝京都。則朝京師。在四年無疑。志稱彪七年徙封白馬。則四年尚為吳王矣。而植詩作于四年。臨行敘別。題序

俱稱白馬王。必不誤也。恐本傳徙封之年有誤耳。太和五年冬來朝。六年改封楚王。初彪來朝犯禁。元年謹案。此元年當是青龍元

司所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

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立彪都許昌。事覺。凌等皆死。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

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于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曰。先王行賞不遺仇

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原注

漢書。廣川王去所嬖姬昭信殺幸姬王昭平。及王所殺無辜十六人。有司請誅王。制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

曰。朕不忍致王于法。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去自殺。昭信棄市。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

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

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

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官屬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義。皆伏誅。國除為淮

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姦。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

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魏亡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國子博士。後爲東莞太守。吏部郎李重啓曰：魏氏宗室，屈滯聖恩，每爲存撫。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宜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從之。原注：裴石崇爲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于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爲國之後傑。入侍于皇闈，出則登九列。威煥肅青徐，風發宣吳裔。嗚昔謬同位，情至過管衛。分離論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教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元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

子勤，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剛殤公，無後。

子乘，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毅城殤公，無後。

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鄆侯。二十三年卒，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封諡曰悼公，無後。四年，

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子京，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靈殤公，無後。

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卒。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卒，諡曰定公。子譙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

戶。

子棘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廣宗。殤公無後。

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謹案。今志作哀侯王。疑誤。通志作玉。與此合。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

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謁壽張縣吏。為有

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卒。諡曰靈。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

千四百戶。魏亡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中名次鄆城公志。謹案。曹植傳。子志改封鄆城公。志注作至。誤。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

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朝服一具。錢十萬。隨才絀

用。翕譟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譟並行于世。

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

傲。很少無寵于操。及丕立。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

侯之有。庠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

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原注。漢書。淮南厲王長。文帝時謀反。遷于蜀而死。帝憐淮南王。封子四人為列侯。後漢書。楚王英。光武子。明帝時謀反。有司請誅

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溧縣。英自殺。章帝封英子五人。皆為列侯。阜陵王延謀反。章帝詔貶爵為阜陵侯。後復為阜陵王。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

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加聞茂頃來少知

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謹案。今字。陳志作命。疑誤。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

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卒。茂稱隘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

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

前五千戶。原注。凡舊史闕卒者。不可考。皆爲闕文。

曹丕甄后生叡。李貴人生協。潘淑媛生蕤。朱淑媛生鑒。仇昭儀生霖。徐姬生禮。蘇姬生邕。張姬生貢。宋姬

生儼。凡九子。

協。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諡贊哀王。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

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卒。無子。國除。

蕤。黃初七年。曹叡立。以蕤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卒。諡曰悼。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

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鑒。黃初六年。封東武陽王。其年卒。青龍三年。賜諡曰懷。無子。國除。

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曹叡立。以丕遺意。愛寵霖。異于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

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卒。諡曰定。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

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卒。諡曰哀。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卒。諡曰懷。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貢、黃初三年封清河王。四年卒。諡曰悼。無子。國除。
儼、黃初三年封廣平王。四年卒。諡曰哀。無子。國除。

議曰：魏氏封建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國有老兵百餘以爲守衛。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禮。會同之制。游獵不得過三十里。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禁衛嚴固。同于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有王公之號。乃儕于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得。正始中曹爽輔政。族人曹問上書曰：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原注：左氏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戡不受功。乃執仲戡歸于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馮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

于胷懷。逆謀消于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實用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爲三。魯滅于楚。鄭兼于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于滅亡。匪遑相恤。至于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聘誘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以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楫。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四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細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斃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郡。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弟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勛。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一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細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于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原注。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四。膠東也。趙分爲六。原注。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淮南三割。原注。謂淮南。衡山。廬江也。梁代五分。原注。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

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不世之資。禽王莽于已成。紹漢祀于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弄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竟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相與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衡轡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頽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而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墟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宮闕之下。雖墜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冀以是感悟爽。爽不能用。

原注。魏氏春秋。閻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閻冀以此論

感悟曹爽。爽不納。

問之歸美封建。欲曹爽修德而固宗子。以強本幹。同姓之卿。義所當言。亦云忠矣。然非三代而

下救弊之道也。天生蒸民。惟德是從。德大則從之者衆。德小則從之者寡。故土有廣狹。國有大小。其君長則有尊有卑。于是乎有諸侯。其德極大。其國極廣。其位極尊。于是乎有王。王者往也。言天下從其德而歸往之也。此生民之初。列國之原也。于是有王有侯。有天下。有列國。不待封建而自成。封建。上古茫昧。其制不可考。唐虞之世。禹平水土。井地授民。別爲九州。制爲五服。爵爲五等。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相爲綱維。封建之制。始建于是。及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其德之大。歸往者衆。至于萬國。則其土不能大。其民不能衆。不能叛而不王爲禍于天下也。殷周之始。歸者三千。會者八百。其國漸大。其民漸衆。王德有盛衰。而諸侯有叛有服。于是乎有昆吾。有大彭。有豕韋。始遠夫先王之制矣。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大明六代之制。而折諸中。幅員萬里。列爲千八百國。大者不過百里。小者止五十里。至于附庸。又不能五十里。則國不能大。民不能衆。亦不能叛而不王爲禍于天下也。故古之封建之弊。禹能革之。夏后氏

封建之弊而商能革之。商人封建之弊而周能革之。故其制得而不弊。夏商享國五六百年而周至七八百年。周德下衰。王綱不振。齊楚秦晉始大。強凌弱。衆暴寡。以力不以德。而始有兼并之國。大者至數圻。小者亦數百里。五伯迭興。更爲長雄。自千八百國并而爲百二十國。見于春秋者七十餘國。與會盟。行霸令。要結行私。相與肱脾。強大者十二焉。厥後周分爲二國。析爲七。秦人遂廢井田。開阡陌。始有兼并之家。白圭輩以鄰國爲壑。吠澮不復。距川毀車崇卒。而戎馬橫鶩于天下。各築長城以爲藩籬。先王疆理于是大壞。楚滅諸侯爲之縣。秦并諸侯謂之郡。始皇兼六國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不復封建。故封建之制始于古之自然。而備于周之法制。馴致而然也。其壞始于諸侯之吞滅。極于秦人之兼并。無所救其弊者。卒爲郡縣而不復封建。亦馴致而然也。秦漢而下。非郡縣之制得。封建之制失也。吠澮旣失。阡陌旣開。井田旣壞。兼并之家旣成。禮樂之治不興。苟且之治旣行。放僻之俗難易。修之于數千載之際。壞之于數百年之間。一日欲復之。難矣。苟慕名而不核其實。不知救弊之道。未有不禍天下者。秦人謂周封建而亡。郡縣天下。骨肉爲庶。而亡于羣盜。漢謂秦不封建而亡。故大封同姓。遂成七國。懲羹吹齏。分封剗邑。亦以孤危。竊于外戚。魏人疏忌骨肉。王以空名。實同禁錮。盜于強臣。晉以魏之失國。勢與秦同。依放漢初。大封諸王。八王之禍。慘于七國。社稷傾危。劇于秦魏。封建亦亡名而無實。一弊未已。一弊復生。然則何爲而可。治安旣久。民物漸復。定經界。畫井田。興禮樂。一法制。然後郡縣可除。封建可復。世無百年之治。人無百年之壽。有君

而無臣有臣而無君。朝釋耒耜，暮尋干戈。救死扶傷之不暇，焉能爲三代之制乎？終亦苟且而已。苟或願治，因時救弊，三代之制不可復也。郡縣之制不可廢也。封同姓如周，制其地，別其國，其民自爲郡縣。親且賢焉任之以政，如周召晉鄭可也。不賢焉如舜之有庫，使食其征可也。分其土而不分其民，分其賦而不分其權，則親親尊尊使賢使能之道兩得焉。親王自爲同姓，諸侯守令自爲異姓，諸侯不封建而得封建之實，姑以匡維末俗而已。謂封建而廢郡縣未可也。郡縣而不封建亦未可也。

贊曰：郡臺尙辭，挾章摘藻，悒悒王風。一變至道，陳思雄敏，矢口曰蕪。鏗鏘傑韻，磊落奇寶。仲雍克讓，周公多才。猜阻禁錮，嘯歌興哀。陰殿古月，荒庭綠苔。應劉初喪，彪彰弗來。拜表通親，再三弗允。骨肉深阻，涕泗橫隕。忍人不悌，惡木露本。三十二王，曾如弗生。幽閉天廬，冤聲四騰。鳩居鵠巢，卒斬國步。葛藟與刺，滅亡弗悟。

